

又吉直树

著

毛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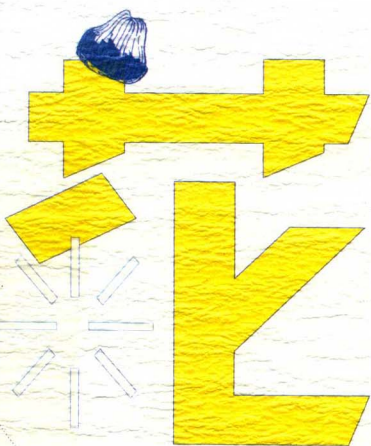
译



S P A R S



火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又吉直树 —— 著

毛丹青 —— 译

# 火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1100

HIBANA by MATAYOSHI Naoki

Copyright © 2015 by YOSHIMOTO CREATIVE AGENC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OSHIMOTO CREATIVE AGENCY CO., LTD,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花/(日)又吉直树著;毛丹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338-4

I. ①火… II. ①又…②毛…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5360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于 壮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2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页 2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38-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致中国读者

但凡孩子说“我想当搞笑艺人”的时候，举手赞成的家长并不多。不过，在日本，想当搞笑艺人的年轻人却络绎不绝。这也许是因为电视上经常出镜的几位搞笑艺人在年轻人中有巨大的影响力。

想成为搞笑艺人，学历、家庭背景，以及出众的相貌都不是必要条件，唯一需要的是“让人笑出来”的能力。搞笑艺人的世界里，无论贫富，都平等地拥有机会，在某些国家，说唱和足球也是如此，而在日本，则是搞笑艺人这个行当发挥了“给年轻人机会”的作用。

在搞笑艺人的表演方式中，很久以前就受到欢迎的，是两个人站在立杆话筒前面，一个劲儿说笑话，即“漫才”。漫才的自由度比较高，每对组合风格各异，出人意料的想法，赏心悦目的节奏，以独特视角捕捉世间万象，充满各种各样的变化。

我小的时候看了电视上的漫才，就一心想当搞笑艺人。那个时候，只要在家一读书，我爸就骂我“你别装了”，所以，家里没人反对我当搞笑艺人。然而，当搞笑艺人其实并不简单，我自己能以此独立生活也是最近的事儿。

《火花》的主人公是一群梦想当漫才师的年轻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故事，也是一起站在舞台上的同时代的搞笑艺人，以及支持我们的所有人共同拥有的风景。

新的读者们究竟怎么看这个故事呢？我非常期待。

又吉直树

二〇一七年二月

## 序 言

史航找我写个序。

我耽误了好久也没写。

我爱写字,可有时候又懒得写。

他发给我一篇小说,让我看看,还说写序是给钱的。钱,我是不能要的,因为也给不了多少钱。

小说是日本得奖的作品,内容是日本相声界的故事。

我没现场看过日本相声,我儿子郭麒麟在东京看过。我问他感受如何?他告诉我跟相声一样,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捧哏的拦托,尺寸劲头没区别。

日本相声据说分几种,一个人的是落语,就是单口表演。跪坐在垫子上,用扇子手帕为道具。这种表演很受尊重,艺人被称为落语师,老艺人常被尊为人间国宝。俩人的表演是漫才,跟中国的对口相声差不多。还有三个人演出的称为多人漫才。好像落语和漫才是按两个行业

划分的。落语师不演漫才，漫才艺人也演不了落语。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漫才的表演，只能说是感受一下氛围。因为我对日语的理解仅仅局限在老电影里。日本漫才界我就知道一位，北野武。一九七三年，我出生，他出道。我俩有一个相同点，生日都是一月十八日。看来这天出说相声的。当然，这位爷后来成了电影大导演，可见说相声的出能人。

小说的主人公和师父的故事让我很感慨。日本的行业规则还是很严谨的，当然我们相声界也有规矩，只不过江湖乱道了。据说漫才艺人是按段排位的，段位低的艺人甚至有的剧场都没资格进去。从拜师开始，漫才的学徒（他们好像叫见习生）就跟师父一起吃、住、学艺。到后台，收拾东西、准备道具、打扫卫生、伺候师父，这一切跟相声的授徒都是一样的。一直等到出师，还要继续对师父行孝。可见师徒如父子，慢说日本，就是到了天边也是这个道理。

我没有资格评论人家的小说，我也没有资格评论漫才这个行业。我七岁学艺，浪迹江湖几十载，说相声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眼看着郭麒麟从小胖子变成了小鲜肉，眼看着岳云鹏从饭店伙计变成了头等红角儿，眼

看着于谦老师从相声“皇后”变成了摇滚大爷,眼看着郭德纲从一大堆人骂到现在还是一大堆人骂……

感谢相声,感谢漫才。给人生带来了莫大的乐趣。人生苦短,就算活一百岁,睡觉占一半,人生剩五十年。十岁前不懂事,九十岁后糊涂了,剩三十年。吃饭、去厕所、生病、发呆、打架、看热闹大约用十年。也就是说人生有用的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不开心更待何为?

人生无常,开心便是归处。

郭德纲

于墨尔本



太鼓的律动与高亢尖锐的笛声重重叠叠,震撼大地,余响不绝。面向热海湾的沿海道路上,几乎全是身穿浴衣的男男女女,有的还是全家出动,众人的草履反复踏过,显得热闹非凡。白昼残留下的暑气在夜色中点点消融。路旁的小空地上倒扣着几个亮黄色的啤酒箱,几块三合板一铺就成了一个简易舞台。我们站在上面,面对走向花火大会会场的人们表演起了漫才<sup>①</sup>。

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并不是专为漫才设置的,几乎无法从两侧收音,我跟搭档山下只好像吃掉麦克风一样把脸贴近,互喷口水,而重要的观众一个个拥入花火会场,竟然没有人停下来瞧瞧我们俩。人们无数的微笑都不是给我们的。庆典的锣鼓声异常喧哗,能听清我们声音的,大约只有以麦克风为中心半径一米以内。所以,我们最少每隔三秒就要说个笑话,否则,别人看我们就像看两个叽叽咕咕

---

① 日本独有的一种喜剧表演形式,类似于中国的对口相声。

的人一样。如果每隔三秒硬要说个笑话的话，很有可能就被当成不好笑的人。我们不敢冒失，只好做出不情愿的表情，想法子把分配给我们的时间蒙混过去。

演出效果并不好，当时究竟说了哪个段子，现在也记不清了。搭档问我：“要是被自个儿养的虎皮鹦鹉吐槽，哪句话是你最不愿意听的？”我起先回答：“你得缴纳年金哦，哪怕是一点一点地缴纳也行！”然后又接着说：“那个死角就不要动了。”“我心里有件重要的事和你说。”“你从昨天就没正眼看过我，难道是想吃了我吗？”“你不后悔吗？”等等。我说出了一连串儿虎皮鹦鹉压根儿就不可能说出来的话，对此，我的搭档一个劲儿点头，并且还陈述自个儿的意见。但不知为何，他唯独对“你不后悔吗？”这一句话反应异常，独自大笑起来。这时，从面前走过的行人听见的应该只是搭档的笑声，而搭档的笑是不出声的，只是一个肌肉不停抽动的过程，因此，从远处看过来，我们几乎是站在原地不动的两个青年而已，傻不愣登的。搭档笑个不停，这也算是唯一的解救了。的确，如果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回到家却被自家的鹦鹉嘲笑：“你不后悔吗？”那说不定真有点儿想把它翅膀烧掉。不！把翅膀烧掉的话，

那鸚鵡就太可憐了，還不如拿打火機燒自个兒的手臂呢，這會給怕火的動物造成強烈的恐怖感。用火燒自个兒的手臂？這在鳥兒看來，除了驚異之外，可能什麼作用也沒有。這麼一想，我居然也微微一笑。來來往往的路人對我們几乎是視而不見，雖然偶爾也有人關注一下，但他們一邊皺起眉頭，一邊豎起中指，信步而去，令人非常不愉快。那種置身于眾人之中的疏離感，猛然襲上心頭，擊潰了我。如果這時再被鸚鵡嘲笑：“你不後悔嗎？”我说不定會哭出來。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後面的海上響起了爆炸聲，响彻群山。

沿海道路上的行人都在仰望夜空。大家的臉上時而紅，時而藍，時而綠，各種彩光照耀，讓我好奇的是哪裏的光彩如此閃耀呢？等到第二次爆炸聲響起時，我不由得向後轉身，只見猶如夢幻般的絢麗焰火鋪滿了整個夜空，一邊殘影閃爍，一邊緩緩熄滅。眾人激昂的歡呼聲此起彼伏，此處歡呼聲尚未平息，又有巨大的猶如垂柳般的焰火散落彼處，再度照亮黑暗的夜空，扭動着無數細小的火花墜入海中，之後，新一輪的歡呼聲再起，高潮不斷。熱海被山海環繞，與大自然渾然一體，此時此刻又有人間造物中最为壯闊和最具有魅力的焰火。為什麼我們會应邀

到如此完美的环境中演出呢？这个最本质的疑问忽然浮上心头。然而，群山中回荡的焰火爆裂声早已压盖了人们的声音，在巨大的声响中，个人感觉之渺小，令人充满了无助感。不过，自己之所以还没被逼到绝望的地步，是因为我对大自然与焰火抱有敬畏之心。当然，这是最简单、普通的理由。

这个夜晚让我知道了自个儿面对庞然大物是多么无力，但也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认识了日后相处多年的师傅，仿佛在迷茫之际注入了极大的力量。而且，我拿定了主意，除了师傅，不向任何人学。

面对看焰火看得如痴如醉的人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开始扮演虎皮鹦鹉对主人尖叫：“你才是傻鹦鹉！”这时，我们终于演完了预定的十五分钟。我满身大汗，没有一丁点儿成就感。其实，按照规定，在放焰火前，所有的表演就该结束了，但排在前头表演街头杂艺老年会的成员们一见到观众就来劲儿，表演大幅超时，这才产生了如此凄凉的结局。花火大会上最后的几个节目，就算出一些差错，也不会有人来匡正。假如我们的声音足够大，大到可以盖过焰火的声响，那也可能避免今晚的失落，但实际上，我们的声音小得可怜，

只有想听的人才能听见。

当我们走下舞台时，挂着“热海市青年会”标志的简陋的黄帐篷内已变成老人酗酒的场所。在角落里待命上场的最后一个组合无精打采地走了出去。跟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其中一个表情愤怒，嘴里嘟囔道：“为你报仇。”我虽然一时还没听懂他的意思，但视线却离不开他俩了，尤其离不开跟我说话的那个人。我在人群的洪流中伫立，遮挡着行人的去路，从头到尾把那两个人的漫才看完了。他的个子比搭档高出一头，弯着细腰，整个姿势像非要咬住麦克风不可。他盯着路人说：“大家好，我们是傻瓜二人组。”然后就像要跟众人吵架一样，发出了吼声。这种吼声有些莫名其妙，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说不清了。只记得他一边唾沫横飞，一边尖叫：“我这个人有很强的通灵能力，只要看面相就能知道那个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随后，他指向每一个过路的人，“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我的天哪，这不全都是罪人吗？”听到这儿，我才发现他一直都是用女人腔在尖叫，“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在他尖叫时，他的搭档又在做什么呢？他并没有把台下喝倒彩的人当一回事，不仅如此，还面目

狰狞地大吼：“来这儿信不信我砍死你？”另一个人仍然执着地尖叫：“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地狱！”突然，他盯住了某一个点，声音和动作全停了。

我好奇地朝那个人指的方向看去，原来站在那里的是一个被母亲牵着手的小女孩儿。这一瞬间，我深感心痛，真心祈求他什么也别说了。虽然我们被花火大会搞得狼狈不堪，但如果这是为我们报仇，那我希望他就此打住。可那个人满脸堆笑，柔声细语地说：“快乐的地狱。”接下来又说，“小妹妹，对不起啊！”光凭这么一句话，我已经知道了，只有他才是最真实的。从演出结果上看，他们比我们狼狈得太多了。演出结束后，主办方的负责人大怒，脸都红了。可即便如此，他的搭档还是死盯负责人不放，给对方一种威吓；而那个人对我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那种毫无戒备的纯真让我心怀畏惧。

我在帐篷的角落里换衣服，那个人逃脱了负责人的怒骂，微笑着走到我的身边，说道：“我拿到了酬劳，是现金，去不去喝酒？”说这话时，他的脸在微微地抽搐。

我们沿着热海旅馆林立的被焰火照亮的马路默默前行。他身穿画了一头虎的黑色夏威夷衫，一条洗旧的LEVI'S 501 牛仔裤。他很瘦，但目光犀利，有一种叫人

不敢冒犯的凛然气势。

在一家招牌已被风雨侵蚀的居酒屋里，我们在角落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旁相对而坐。店内除了我们两人，大半都是被焰火人潮弄得精疲力尽的老年观光客。不过，对那些绚丽到令人窒息的焰火，人们念念不忘。墙上有一张被油烟熏成了茶色的纸板，是某人签名的墨迹。我漠然地思忖，签名的人也许已经死了吧。

“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吧。”

听到他这句温暖的话，安心感一下子让我的眼眶发热。我这才发现自己敬畏这个人。“还没来得及介绍，我是 Sparks 的德永。”等我打过招呼后，他报上名号：“我是傻瓜二人组的神谷。”

这就是我与神谷先生的相遇。当时我二十岁，神谷先生应该是二十四岁。我过去没跟前辈一起喝过酒，不知所措。从神谷先生的神情来看，他过去似乎也没跟前辈或后辈一起喝过酒。

“傻瓜二人组，这名字可真厉害呀！”

“我最不会起名了，我爸老叫我傻瓜，所以就照样用了。”

瓶装啤酒上来了，我人生头一回给人斟酒。

“你的团名都用英语，够拉风哦，你爸都管你叫什么？”

“爸爸。”<sup>①</sup>

神谷先生看着我的眼睛，一口喝光了杯中的啤酒，然后直勾勾地盯着我不放。经过数秒的沉默之后，我又补上了一句：“就是这样。”

神谷先生的黑眼珠一瞬间收缩了起来，说道：“喂，你要吓着我呀，装傻也别这么突然呀。我要判断你是在装傻，还是家庭环境复杂，还是真有个痴呆老爸，这要花时间的。”

“对不起！”

“这不用道歉，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是！”

“不过，你得让我笑出来，我认真问你时，你得认真答。”

“是！”

“那我再问你一回，你爸都管你叫什么？”

“All you need is love.”

---

① 接下来是德永与神谷即兴的段子。文中二者的对话时有即兴的段子。



“你管你爸叫什么？”

“限界集落<sup>①</sup>。”

“你妈管你叫什么？”

“你像谁？”

“你管你妈叫什么？”

“到底像谁？”

“还能不能正常聊天了？”

终于，神谷先生笑了，他把后背靠在了椅背上。

“两个人一起还挺花时间，搞笑有这么难吗？”

“我都快吐了！”

“彼此彼此，我们还差得远呢，先喝吧。”我把握不住斟酒的时机，也不知从何时起，神谷先生已经自斟自饮了。

神谷先生一个劲儿说“我付钱”，我以为他要付一半的钱，于是我说我付。听罢，神谷先生兴高采烈地说：“你是傻瓜呀？艺人的世界前辈请客是理所当然的。”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只是想说说这句台词。

---

① 日本学界的专用语，特指超过六十五岁的老年人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居住区，类似山村与孤岛等边远地带，社会机能衰退，社区生活难以维持。